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一 目錄

工部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乞趁時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議開湖脩塘狀

王恕

揚州府重脩白塔河記

王璵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夔

閘對記

黃瓚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東關關記

莊杲

京口運河疏濬記

倪謙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璵

漕船志

馬廷用

清議篇

唐龍

治河議

宋濂

河源辨

王鏊

除民之害

丘濬

治河論上

邵寶

治河論下

邵寶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漕河圖志叙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一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甕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於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勅整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

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岍歲久激於西北風浪日就頽壞而康濟之河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蕙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岍之下頽椿廢石積久未除岍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椿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

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岍又日漸衝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又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岍低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楫經行者咸自爲坦途焉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于山東損運道山東守臣上其狀

天子勅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旣迄功
乃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
史孫君行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
都御史李公昂漕帥署都督僉事屠公勝署都指
揮同知郭公欽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
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自國
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
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玠珠甃社諸湖縈迴數
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
輒壞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腹河

以避風濤便往來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
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
家嘴至張家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
而兩岍皆擁土爲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岍首尾
有閘與湖通岍之東又爲閘四爲涵洞一每湖水
盛時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
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公因采衆議聞
之

上名曰康濟河耆民葛璘等請當有紀郡守貳有
嘗識予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予惟

國朝貢賦之需東南過半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
悉出於此船隻相銜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北
之要衝顧湖水爲險事誠有缺諸公於此能急先
務易風濤爲坦途以康濟往來且工以雇募費出
帑藏使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爲之書

乞趁時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
王恕題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
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濬渠築隄撈淺之類皆
可以人力爲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

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爲也臣以凡庸無用之
才叨膺總理河防之寄夙夜兢惕惟恐不勝凡人
力之可爲者臣固宜殫力爲之至於天時之不可
爲者以臣之愚固無如之何然亦不可不早圖而
預爲之計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
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去年因是彼處地方
久旱無雨湖水消耗所以河道淺澁阻滯運船幸
賴

朝廷洪福上天眷佑偶然大江水溢橫流過埧船
隻方得疏通比及到於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

經河金卷五十一
四
三
總路途漕運脚價高貴每銀一兩止裝京糧八九石多亦不過十石原領耗米雇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奏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未有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澁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雨時月頗賤所宜議處如蒙乞勅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合無該部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赴今路乾之

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交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於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斗則人得其利而樂爲之運納運穀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脚貴却令將該運京倉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給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解而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爲之出備合用整倉虛糜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運缺而軍士亦得以蘇息矣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
王恕題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接長
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
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
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為淺澁不能行舟若將
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
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
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
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月可完每

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
埽打坭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
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
里俱係磚砌隄岍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
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隄岍之外
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二丈起土以為外
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
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
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二萬三
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

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止每束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通用旱車裝載二所

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閘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埧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岍旱則放水得以接濟

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
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添磚石等料雇直并匠作
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
勞民動衆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以謂若將以上
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
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但緣前項工程
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况揚州府地方連年災
傷人民窮困倉庫空虛兼且邇來玄象示警黠虜
犯邊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
豐人力寬舒方可爲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閘座一
事既不起情久矣止用前項工價爲之頗易合無
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支給收買物
料修造閘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與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
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釀浚舊道建新開
大橋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
歲滋久中多壅閘舟旣不通閘亦隨毀迺者成化
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爲言上其事於總督

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馬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埧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埧又建減水閘五以防泛濫淺鋪五以備疏淪至於蒞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訪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

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爲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爲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異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爲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旣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溯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旣兩倍之而大江

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接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柁師枕臥而至其爲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略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群議茂績成蹟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拜公宰谷德南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係於茲河也皆略而不書石以爲後來者勸云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夔

儀真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昇疏言於朝置閘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閘也閭閻駟僦之家狂於埧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塩之患若無事於置閘然者及閘成僅於兩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旣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墮其計雖有訐謔遠識知其不可廢者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

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群次於閘也銜舳接觸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通濟紆匯豬蓄有以逗其勢遏其衝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於旦暮前響水而弗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固損壞之患者幾希癸亥之厄可監也故臨江諸閘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員外郎何君白於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張公公建其議檄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暹義官許歲夏麟耆民柳瓚夏備盛清臧恕張綸共蒞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正月肫四閱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以斤計黃白檉蔴八百五十生熟鐵八百軟篾油灰各二百炭千二百以石計秣米七十灰千二百二十五總費白金二百四十二兩有奇閘高一丈五尺南北隄燕尾共長三十一丈甃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襯石千七百四十九丈雖閘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

君至滑古啓閘飛艘舞艦與潮下上蒸徒稱便無
復淺涸損壞之溷其慮馬侯以予縣人也請書前
賢置閘之難後人廢閘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
置之者焉且俾嗣今修飭毋驚私效尤貽患於無
窮予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
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列也
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今之所以復通濟之
意乎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
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擇患興利其
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

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斯今之所以鑿石昭
後之意乎張公名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
士歷總臺憲式惠淮土尋入爲戶部右侍郎何君
名屋建昌人張君名瑋吳人韓侯名瑤河南人馬
侯名論遼陽人

閘對記

黃瓚

予奉命督運艘于儀真與鄭水部克明楊水部汝
珪議啓閘省垣費有事閘司者皆安常襲故以爲
不可時克明已去予與楊水部持議益堅乃集儀
真衛指揮金鏜劉俸知儀真縣事李文瀚儀真縣

學教諭盧繡訓導吳正葉逢春于舟舉一木諭之
曰以此椽平水盡所過舟較洩水幾何衆皆曰諾
旣而視之減初則二分許予曰水拔自近爾也再
移時自遠而集當不減毫髮明旦視之果然衆議
遂沮客有過予問所以予隨答而責之以質楊水
部將以定浮議而開永利也水部覽而領之曰此
殆都憲黃公記修閘之意也時桐城張君履謙亦
在坐曰嘗見邃菴先生亦言之於是遍覽諸閘二
公之外復得先少宰錢公太宰王公之文於敗垣
荒壤中喜而相謂曰閘之興廢公論其定於是矣

然不利於鄙人弗壽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惠利
之功雖復於今日安知將來又不惑亂於浮議乎
水部曰然請命之名曰舉墜錄水部曰稱情哉旣
而取前稿於水部將裂之水部曰謂何曰凡吾所
臆見者四碑盡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部曰諸老
之文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親履而嘗試之是非
利害如示諸掌可以考實跡可以論衆人則子之
言夫請續碑記之後因併刻之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予在儀真旣啓閘通運船
客有過予問之曰往者閘司惧洩水禁弗啓子今

啓之水弗洩而舟獲濟何所見而然耶曰見夫理而已客曰理安在曰夫閘首裡河口中通濟羅泗尾闈潮闈潮距裡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千艘頃入通濟纜十一鱗次以待閘下而啓上水旣平不費索挽起未初終申而畢其所洩者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尋深不過三尺以此之洩計淮南江北之緒如其長者幾四百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爲數八百萬則每一啓閘八百萬分纜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見夫閘司迫於不得已而一啓也旣牽於閘之兩翼復縋引於西隄之絞

閘終日不盡二十船何也曰下不閉而河啓人力不足以勝水勢也予故曰閘政之廢絞閘爲之也客曰絞閘所以裨政而謂其廢焉何也曰北河之閘地勢猶梯級閘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亟挽恐上竭而不能入入而不能隱乃倚力於絞也今通濟閉而裡河啓水平舟運帆舉篙刺之力耳焉用彼爲哉惟無以遏奔放之勢而強以人力水易淺而舟難進此浮議乘而沮之也客曰天下水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閘長啓而不閉隄塘備滂之斗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

禁弗啓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
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
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
譬之盜貯醯醢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
識者不如是之愚也寧減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
於此利舟楫譬之厨有餘飯顧乞見之哀求弗與
舉而覆諸汙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
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泥至此曰無也居貨庸力之
徒利於埧故聞一開納賂洩水之謗起而在耳目
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弗任怨報謗奔

走下吏醺其醲而舐其膏一唱百和惟埧焉是附
於是聞政日廢前賢建置之盛舉

朝廷濟利之大惠遂爲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
不息放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盤盂之積
值經月不雨閉而不洩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乎
曰潮有大小有定候俟其至而啓閘俾內灌既平
閘而留之使乘潮之舟不阻淺而裡河之納且不
退如是再三可以變淺涸而爲盈溢顧謂洩水而
不啓何其謬哉客仰而笑之曰往者大水裡艱運
而外艱入工部郎中吳君諭執役者以借潮衆竊

笑之君今稍削堤已而潮至艱於外者乘勢而湧
入內之不能運浮而前兩厓之艱運船商船皆德
君之惠鼓掌踊躍以君爲神明如子之論君殆有
見於閘而目之於堤焉耳豈真神明也哉曰然客
起而嘆曰爲政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閘
成便漕也儀真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
蓋喉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

勢殊河易洩且洄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閘爲
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

國朝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堤之舟下之上必
車堤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齊舟輒
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闐同利之徒
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堤是便閘不復講矣成
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爲東閘爲
響水爲中閘爲羅四閘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
同利者煽爲洩水之說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
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

宜復東閔羅四二閘廢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復通
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瀦上閘啓注不可遏於
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鉉嘗欲增置濱
江攔潮閘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
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敷華奉勅爲巡撫總漕事有
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於衆揚州府同知葉君元
進曰元嘗承檄董濬河濬及江濱深七尺土黃壤
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聞即得

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籍程
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閘之規

高一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三丈翼而東西直
加表之二爰琢爰斲犬牙相入磨礪剉礪崖削砥
平壘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椿節比以固其底凡用
物以段計者石八千七百九十以株計者木五千
四百七十以片計者板四百九十以斤計者鉄二
千九百八十麻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十桐油一
百以擔計者石灰二千一百三十粳米四百八十
林米三十三諸庸售所取直得先年濬河羨餘銀
千兩有奇不責辦於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方
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顧瞻稱與爲

之指畫俾急圖厥成巡河郎中劉君繼至偕工部
主事鄒君亦胥督勸群僚嚮風百工子來故事集
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謂開
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
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
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於飲食談笑之頃視車
填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浹旬湖水大漲
得以時洩不橫決爲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焉所省
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舶所省又當若何以
歲繼歲吁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爲之事顧

爲之何如耳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決書
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斷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
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不敢炫爲其所不得
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斯可矣是閘爲漕運計爲
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爲者然非志之崇則曰曷
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曷爲歛怨欲其果於有爲
難矣不然自有闕議以來凡歷數政終以異議者
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成功公始至而即
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雖群咻衆開屹
不爲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于是乎徵耶然吾

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爲異議所沮其同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費甚焉况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虛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茲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隳厥成者多矣公與是役馮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爲之規議以圖其永於正未嘗有所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目揣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當意者暫費而大鑑百年來所當爲而未及爲者一旦從容爲之騰口之徒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風聲所動而諸君協謀宣力其功顧可誣哉故併書

之石以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隳前人之功也

東閔閘記

莊梟

儀真東閔閘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埧又非取給於東閔不可五埧盈則蓄東閔以待其涸五埧涸則洩東閔以濟其急有五埧又不能無東閔也是五埧者用於儀真東閔者用於五埧也公汲汲於此豈爲儀真計哉京

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謂至矣公既
聞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埧之地一窪沼也
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
然欲爲京師計使儀真五埧不費餘力而國用自
克豈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送詞天妃二使者謂國
家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
稻之地何啻千數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隄圩而田
之給牛種農具爲之屯種寬其賦之入可省江南
漕運之半而儀真五埧之力當亦不可廢也今謂
儀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瓜埠决

六合野浦橋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達於儀真長
江大河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
埧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爲朝廷計者乃不
於此而於彼何哉某曰不然子將以已之所涉者
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謂國家
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
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
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田之入但可
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
埧之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

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夏潦瀟灑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埧又可廢哉而東閔之閘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其政有緩急緩者效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婁君元善已上聞矣元善之論公有不知者乎知之公有不爲之成乎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某觀之公公可辭乎使

公不以爲難而又極其力焉則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求不忤者又豈無一道乎知急河水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埧而遽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以求於目前閘東閔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不能無齟齬使急水河之舉苟有不善則爲迂談何以取信於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窺見之者必居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

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
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若公者尚可爲之訾哉
公名英育才其字世家吉水云

莊定山集

京口運河疏濬記

倪謙

鎮江爲郡瀕楊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
州相直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
是徑而易達然自京口閘至常郡犇牛埧一百六
十餘里間地勢高隆河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
漕運鉅艘與夫官民船舶俱從夏港涉大江經圖
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沙險阻不時風濤發作

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戕生或遇寇盜動罹劫
害且金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脉枯涸不能浸溉
坐受飢斃公私病焉景泰間郡長吏欲事疏濬具
疏以聞詔巡撫工部尚書周忱相度事宜勘計工
費疏入而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糧儲都憲李
公秉繼巡撫於斯詔下覆實以行公始圖經費以
舉是役尋召還朝後巡撫都憲崔公恭奉命踵至
以爲便國利民莫切於此遂與郡守林公鸚申度
前議自新港至犇牛舊河則疏濬深廣京口呂城
舊閘則修甃頽缺別於郡城減度橋增置一閘用

以瀦水朝夕洪大則開閘放舟微小則閉閘車填
庶水有所蓄舟楫通利田畝沾沃永爲民便所用
衆材則於浙江嘉湖二郡取之徒役匠石則於蘇
松常鎮四郡取之議定乃事興勦哀材用鳩工徒
嚴期約刻日咸集分官各司其役至於規畫勸督
則身親蒞焉趨事惟勤金手偕作舉錘如雲刷土
如山其河狹者拓之淺者鑿之務底深廣使多受
水其閘舊則培其崩頽補其剝缺完復前規新則
下木爲椿實甍爲基壘以灰石圍以鉄鍵制度如
式務底堅緻以時蓄洩常使水與閘平不致盈縮

以某年月日興役某月日役止其爲費木以株計
若干石以方計若干鉄以斤計若干役以工計若
干初役之興也下民頗以爲勞逮今十數載間水
常瀰漫非惟舟楫得涉安流賴免風濤寇盜之虞
而田畝得資浸漑大亨豐穰之利益思前人之德
不置咸欲刻石以紀其績丹陽尹蔡侯寔因民之
情乃具述疏濬設置顛末屬言爲記惟濬畎澮距
川禹之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而後河渠之興
古昔能濬河導川者史不絕書則水之爲利誠爲
政之先務也功之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勞多

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
李公不卹其費志圖興舉於前而崔公不憚其勞
力任其責於後則卒底於成者崔公之功也不亦
能急先務者歟故今遺惠在人豈惟起人無窮之
思而偉蹟在世其必郡乘載之國史書之與古能
濟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書以畀之使刻焉

文集公集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輿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其地爲犇牛堰沂堰水西行
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爲鍾河其地勢東傾蓋

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呂城犇牛爲三
閘皆莫詳其初始璵嘗觀史記丹徒水道自六朝
來通吳會隋初有詔浚治則是閘在齊梁前已有
之宋陸放翁所謂自初爲是運河三閘已具其說
近是大業之役閘當與河相爲廢興而志不書至
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則上下數百載間其缺而
不書亦已多矣

國朝洪武已酉閘廢更導其支流東北出於堰爲
埧自是鍾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出孟瀆河濟江
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己卯今冢宰

崔公克讓爲都御史巡撫江南因民之虞患也爲
言于朝請復建閘當度適宜委畀得人曾無幾
何而五閘告成其在常境者犇牛下閘是也成化
戊子都御史邢公克寬來繼謂奔牛猶有上閘其
遺址尚存盍亦修建俾互爲啓閉遂以其事付之
常守卓君天錫而以武進邑丞朱瑛董役事給費
於公帑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
閘等矣夫自堰廢爲閘閘廢爲堤言水利者時有
訾病今閘與堤兩存之春夏水溢則由閘秋冬水
涸則由堤堤可濬而閘無壅也根遺跡筴成算以

開永圖夫豈樂因循而好自用者所能彷彿其一
二哉閘成之明年同知謝君庭桂以屬予記夫
國家自移都北京其材賦多取給東南正猶漢之
山東唐之江淮也引渭穿渠含嘉轉漕當時最稱
便利然水有底柱之險持異議者亦嘗改作卒無
成功是役於智巧而不觀形勢之順逆監古今之
成敗者也近議亦有謂自七里港䟽河越黃墳岡
以受江水而崔公不用用之幾何不爲褒斜取道
而邢公繼之理其未備無事更迂其亦異於鑿三
門以重爲梁棧者遠矣二公啟歷臺省雅有才望

其出殿南坻也威惠並行爲國足用爲輸將繇使
脫險繫斯舉也餘可類推卓君克承克引民不厲
而功自倍施之守官用成佳政皆不可以不書夫
書前人之跡以昭示後人俾嗣守之勿墜謝君之
用心亦良厚矣於是乎書

漕船志

馬廷用

予鄉席君文同以進士出宰郟城入拜工部都水
司主事奉

命分司清江船廠甫至興利滌弊多所裨益逾年
稍暇卽於廠旁及分司左右皆樹大匾以標識之

又通年代考據漕船沿革次第走使過南京屬予
爲之記文同爲政知所重矣清江船廠在清河縣
之南距淮安三十餘里因臨於淮水故名清江云
其地平衍彌望曠然蓋南北一要衝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九州百夷任土
作貢肆我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益隆繼述於順天肇建北
京爰命文武大臣各一員濬開河通舟楫以有海
運轉輸之半行之未久海運遂罷今所謂清江衛
河二提舉司皆當時成議於爲便宜可久者

累朝相承略加損益至

英廟時江南江北始限爲船一萬一千七百有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運船之數復析浙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成造隸於清江者惟南京鎮江江北直隸諸衛所而已每船價銀一百二十兩所徵船料初取諸江西湖廣四川福建直隸徽州諸郡縣民苦解納往返經年破產蕩家公私俱困軍士亦往往有支料不敷展轉陪補之患殆有緣此而鬻子出息轉相逋逃者有司其實以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平

府委部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用淮安抽分則令本司自領之通計每歲例該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兩蘇杭淮三府人匠銀三千三十兩每歲額造五百二十三隻江南諸省府不例數內迄今遵守以爲定規頃者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安福張公總兵官都督同知合肥郭公奉詔入朝會同本部尚書曾公等首建大議復增入官銀二千三百七十兩總計官給銀二萬六千七十餘兩并各軍士原額自辦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總得每歲共用銀五萬餘兩疲兵困卒頓覺少甦此臯大夫所謂

節其力而不盡耶夫子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者也夫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圖遠效者不屑近功今計費而給之雖錙銖必較計艘而督之雖沈覆不恤加以羅織多事之吏爭銜虛名遠謗避嫌之人僅守成案數運之後爲弊日滋吾恐軍民皆憊上下匱乏不知何拯救之方通融之術可以處此而後得耶嗟乎天地間財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孔子曰節以制度曾子曰用之者舒正使劉晏諸人復用於世千岐萬徑徒爾紛更吾聖賢之語足矣理財之道要不過此庸系此于末簡

爲清江船廠志且以告天將來從事者萬一吾君吾相有問焉當執此以對此予日夜所有事而媿未能也亦文同所以刻石之意也于是乎書

清議篇

唐龍

漕運錢谷之府乃露積於舟而持之者又動戾約束故奸利易滋獄訟煩興而不息焉特置理刑主事以掌其案厥職專矣其他不領於漕運若吏之掎剋有詞民之爭鬪有詞商之逋債有詞則一聽犯於有司而主事不與焉此不易之制也邇年理刑者不惟於漕運之牒而聽斷焉諸例所不與者

一切傍侵蕪受廣捕逮密羅織繁案牘日弊弊然越俎代庖官之僭也十羊九牧民之殘也清議咸不直之而諭諭訛訛騰于道路達于京師戒職褫銜者凡幾人于是當代者咸惧其來來者欲去去者欲速若不可一日居也嘉靖戊子春獲拜董漕之命都下士夫語以是故而憂之少宰中峰曰而今理刑者乃李子尚綱志明行潔達于政体毋用爲憂四月涉淮之境上問之父老曰賢哉理刑問之齊民曰賢哉理刑既而夷考之吏之詞至辭民之詞至辭曰自有主者若商人爭猥瑣之利益弗

屑以清其政乃喜曰辨治哉慎度哉于是盡檢漕運諸刑牘次第授之則曰是乃攸司敢不審克之奸則詰蠹則翦貪則繫侵漁則割正一允以常刑而無所於貸令斯昭昭然至於疑者辨其誣寃者伸其理困者疏其滯哀矜惻怛文若不可以已繁詞不連於庭私謁不跡于戶政有常經民弗擾矣由是清議秩然以定颯然興焉然則豈有不可居之不善斯不善爾居之善斯善爾李子方得代父老齊民赴予畱之而不可得也乃著清議篇以彰之且欲其慎之終身云

漁石文集

河議

宋濂

宋潛溪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崑某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秦不花沉兩珪及白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部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

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䟽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縣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交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䟽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漕

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河源辨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予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番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之安息

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遺椽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高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畜乃在西南何也茲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何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并于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

西流注于大杆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
北瓠赤水出其東南瓠洋水出其西北瓠佛經阿
釋山頂有大池水分流爲四大水入中國者爲黃
河入東海其三入南海北海西海爲弱水黑水之
屬穆天子傳云阿釋達山出六大水西南有水名
遙奴小東有水名薩罕又東有水名恒伽三水同
出一山俱入恒水阿釋即崑崙也康泰扶南傳曰
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
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古書所
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是爲

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
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
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
河有兩源一出于真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
窮河源矣謂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
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
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周末之覩也且天竺
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
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淮南子載
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王樹懸圃閼風十洲記謂

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
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
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
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
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之
西北河水出其東北瓠東南流入渤海其源一出
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
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
東注塩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
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

之辨

山居雜著

除民之害

丘濬

臣按天地間爲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
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爲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以
先事爲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爲
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爲而人君有志於爲民者其
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
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
爲於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迂
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

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
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
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澤登高望
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
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巖江
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
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
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繞崑崙之
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
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

石經河州東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
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
東出三門祈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
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
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以東距海口二三千
里俱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
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
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勃海繼決瓠子
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
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

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
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
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
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
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
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
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
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大德九年復疏
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

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畱自亳入
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抑通論
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
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
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
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
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
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
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
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

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至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兩迤東歷睢陽毫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

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眾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受困弊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徃徃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

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與夫難就之功捐
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違恤其後
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
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臣愚
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
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
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
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
邑之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
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

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
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
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
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因朱氏之言
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
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爲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
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
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
潦繼至䟽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
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鱉之

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
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
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
孰甚毅然必不惑於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
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
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
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
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䟽之後水
勢自然消滅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

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
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
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隘而河之委易
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
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
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
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囿發人墳
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
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
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不顧

一時爲天下計不徇一方爲萬民計不恤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巳兩相比論果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陪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

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爲私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治河論上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通河入于海者皆順道之法初無障逆之說故
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于地平天成
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
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余之治水者其
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
難於禹所求之效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
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
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
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

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
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杯以上水之在杯
者也大杯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
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
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
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
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
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功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
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

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透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盖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嘵嘵然曰某爲上策某爲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論下

邵寶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盖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恣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鑿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鑿歟委之於不鑿是待死而已矣是故

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鑿者也苟知
求鑿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
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
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
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
氏決清河靈烏瀆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䟽禹之
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
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濫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
而謂人力強塞未必可以應天者載考前史歷歷
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飭聞者也雖成

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鑿者其皆一方乎苟不
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
於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
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
漕渠急則張秋等埧所當先築而䟽故道塞決口
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䟽新流
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旁溢或用䟽法或
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
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
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裡加雖

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声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置而治之是故有求鑿無遺鑿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鑿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

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難也

容春堂集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王者宅中曷治必觀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朝始由海運繼由陸運凡三變乃改今河運然地勢中高南北迤邐就下之水以濟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出爲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洸沂諸水東流赴海

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脩復會通河伐石起
鑿東過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會
新上接白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
湖漕渠遠亘南北漕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
築隄以防其潰決列鋪舍以通其淤淺開湖瀦以
貯其蓄洩引水灌洪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
鑿官以司其事董之以主事八各有專職臨之以
郎中三各有分地監司守令亦與有責焉又以地
廣事劇役衆曹繁宗統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于上爰集衆思以舉詳策歲

輓東南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時當盛夏維揚
迤北乘風揚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既脫海運之
險亦無陸輓之勞四方萬國五材百貨罔不畢集
民命獲全國計斯裕

文皇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勗成之蹟要亦不
可泯也禹貢一書紀神禹治水之蹟與典謨訓誥
並列爲經昭示罔極我

朝前此効勞諸臣水部分司各有題名而總理大
臣漫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
深用慨惜乃構亭公宇之東編爰披往籍錄宋禮

以下若干人立石題名而各疏履歷其下仍虛左
方以俟邇書庶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蓋制
以 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
都大梁並以黃河爲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
然夫東南以海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遡海肆逆爲
難而乘高犯順爲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
左至甘涼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
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
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
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
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

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
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既聞命矣海運由
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
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
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
諸臣之功示諸父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
效尤於元

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
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

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以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築堤建閘並以人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胡可蹈哉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

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衝決爲難竊以爲黃河之難不難於海也二道並設而各從其便常可也變亦可也是則可爲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罄數省之力捐不貲之費再歷寒暑乃克底寧衆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如子之言且將爲運道憂矣曰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如織未嘗一日廢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

則難吾亦不知其何說也此不穀之見也謹併誌之

漕河圖志敘

予觀漕河圖志未嘗不敬嘆我

祖宗之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當王閔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

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吕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䟽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汶濟泉源或

景州

德州

德州衛

德州左衛

故城縣

武城縣

恩縣

夏津縣

清河縣

臨清州

堂邑縣

博平縣

東昌府

聊城縣

東昌衛

平山衛

陽穀縣

東阿縣

壽張縣

東平州

東平

守禦千戶所

汶上縣

嘉祥縣

鉅野縣

濟寧州

濟寧衛

鄒縣

魚臺縣

陽山縣

蕭縣

豐縣

沛縣

徐州

徐州衛

徐州左衛

邳州

邳州衛

睢寧縣

宿遷縣

桃源縣

清河縣 淮安府 山陽縣 淮安衛

大河衛 寶應縣 高郵州 高郵衛

揚州府 江都縣 揚州衛 儀真縣

儀真衛

漕河水程自通州至儀真水路三千里凡為驛四

十有二

通州路河水馬驛至本州和合驛一百里

和合驛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河西驛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至本縣陽青驛八十里

陽青驛至靜海縣奉新驛一百里

奉新驛至青縣沅河驛七十里

沅河驛至興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至滄州乾河驛七十里

乾河驛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至吳橋縣連窩驛七十里

連窩驛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至本州安德驛七十里

安德驛至本州梁家庄驛七十里

梁家庄驛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十五里

甲馬官驛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至陽穀縣荆門驛八十五里

荆門驛至東平州安山驛六十里

安山驛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至濟寧州南城驛一百十里

南城驛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至兗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至本州彭城驛九十里

彭城驛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至邳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至本州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至本州宜河驛六十里

宜河驛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至柰源縣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至本縣柰源驛六十里

樅源驛至清河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至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
安平驛至高郵州界首驛六十里
界首驛至本州孟城驛六十里
孟城驛至揚州府邵伯驛六十五里
邵伯驛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至儀真縣儀真驛七十五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一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五十二目錄

工部虞衡 屯田

遵化縣鐵廠記

易州山廠志

工部蕪湖分司題名記

戴銑

邵寶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二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工部 虞衡 屯田

遵化縣鐵廠志

邵寶

工部分司在縣東六十里鐵廠中永樂間俱以各
衛指揮領其事宣德末始委虞衡司官董之分司
正統九年主事張孚建成化間主事馬祥鼎新馬
正廳三間中外門各三間左司房三間譙樓三間
右雜器庫鐵庫計二十四間米庫一間吏舍四間

雜造局六間爐冶所鐵砂場獄二十六間爐房九
間公廨過廳一間寢室五間四顧樓柴炭場萃景
樓翫翠齋各三間滌煩樓亭一間廂房四間戶所
廳各三間在儀門外軍器局三間在廳北倉房五
間在廳西北 缺

易州山廠志

戴銑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內府宣德五年置
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
惟設部堂之所周以垣墉構以稠木蓋以茅茨僅
蔽風雨而已各府廠房未有定居率於西山寨口

置廠燒採地荒又徙他處凡遇朔望及柴夫銷批
倒解俱赴部廠習爲例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
二里許其廳堂官民廬舍苟完而已其後建部堂
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
前有東西長衢各屬州縣分治列焉每門各設坊
牌以記之其部堂府治兩傍各有隙地爲積放薪
炭之所併植蔬果以供日用部堂總其綱府州縣
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
奏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蒼鬱
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然舉八府五州

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以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

國用而下能蘇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工部分治一所居廠之中

直隸真定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五縣二十七

直隸保定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三縣一十七

山東兗州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四縣二十三

山東青州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一縣十三

山東東昌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二縣十六

山東濟南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東轄

州四縣二十六

山西太原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六縣二十三

山西平陽府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轄

州六縣二十九

山西直轄五州分治一所營一所在部治西

營縣一十七

工部蕪湖分司題名記

邵寶

公署之有題名舊矣姓名邑里科第官階差遣歲月之外不加一詞而褒貶之公論付之後人書之者無心而觀之者足以爲勸爲戒其微而婉也有詩之義其簡而嚴也有春秋之躰是故君子尚之而歷世不能廢也我

國家承平百五十有餘年百司庶府莫不任人就列內而省臺外而藩臬郡縣至於寓館署廳皆有

所謂題名者蓋世平治久制備文繁雖不出於令申而於事躰亦若有不可缺者如此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噐之料民不勝其科率蓋取諸材木之權焉而蕪湖爲畿輔近地當川湖二省下流商棧所聚故分司於是乎建大司空歲請於朝簡委員外郎若主事一人主之期月乃代越弘治正德至于今蓋五十有六年矣歷官五十有三入先是弘治乙丑主事永平張君秉清者嘗一題之今主事岳池張君大用謂其簡略失之也通加

詳訂序書分注以刻諸石將俾繼自今有所考焉
用爲後人指議之地刻既成則託吾友李生原道
書請予爲記予惟六卿分職莫非天工王事而度
衡所職則涉於權利士大夫之自好者往往不屑
於是然君子論爲己之學者率謂錢穀簿書不足
爲累蓋于其心不於其迹其道固然也况公私義
利之辨正君子所當先講者故不當其事則已苟
事有所當則夫地也吾致力焉而自考焉實於斯
在蓋以公滅私固君子立心之要以義爲利尤君
子制事之宜以是事國何職不共以是立身何德

不進易是則上千官箴下招物議刑書史筆不在
於今則在於後雖有他美莫之能贖而况無美可
稱者哉古今記題名者莫不以司馬公諫院爲先
要其大指不過忠詐直回四言而已而後人所議
率不能外今予之虞於後人者豈有他哉亦惟曰
某也公某也私某也義某也利云爾嗚呼人有恒
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可不畏哉可不儆哉
張君發身賢科始仕初政乃是之蒞而於斯記汲
汲焉圖之予知君之能愛斯名也亦可以觀乎其
人矣矧原道乃吾同年贈司空舫齋先生之子文

行粹然克肖家學凡所稱君其言也信因附書之
而不敢加一詞者亦題名體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十二終